



岁月不老

张培胜

老李退休二十年了,今年八十岁。说起他,村里人称赞的人最多。是他支撑起村小学的教学,是村小好多孩子的老师。他教过多少孩子,他自己也说不清。

1957年,老李还叫小李,只有15岁。那年初中毕业,家里没钱供他上高中,只能回家务农。碰巧,村小学缺老师,村干部提议让他顶上。就这样,15岁的他成了村里的小学老师。小学就两个老师,小李教语文,另一个教数学。

教了五年,小李和村里的一个姑娘结了婚,也成了村小的负责人,这时的村小有三个老师。村里的孩子,不愿意上学的多,他走家串户做工作,总算把大部分失学的孩子请到了村小。上完课,他还在学校备课,花时间专门辅导功课差的孩子,家里的事顾不上,妻子在学校找到他,说要和他离婚。他一言不发,最终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。

后来,小李受了委屈被人批斗,也停了课。他回到农村专心种地,在村里盖了两间瓦房,木头做的柱子,木村做墙壁。有空的时候,他坐在房前看书,喝茶,日子平淡,却显悠长。

八十年代初,村干部又找到他,让他去村小当老师。他笑着说,我就知道有这样一天。他又站在讲台上,快乐满足的样子,似乎要感动天边的云。他依旧是一身中山装,戴着眼镜,走路时,两手放在后背,弯着腰向前走。碰到有人叫他一声“李老师”,而他也总是抬起身,站成笔挺的样子,脸上堆满笑,一言不发,然后静静离开。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,他坦言,言多必失吧,我只是一个教书匠,其他的事,我不管。

时光过去了好多年,他因为只有初中文凭,他还是一个代课老师,工资涨到350块。他说,一个人过日子,这点钱够了。他的笑容,他的坦诚,足以感动村里的每一个人。确实是这样,除了上课,他还种菜,花钱不多,小日子过得不错。

退休了,他在学校周围转了好几圈,总有不舍的样子,可是他再不舍,也得离开。听说,他那一天,眼里含着泪水,与村小的老师一一握别,孩子们站在校门口,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视野里。

村里的孩子,一个个走出大山,实现人生目标,成就了人生价值。而他依旧住在大山,住在那两间瓦房里。时间走远,瓦房明显破了旧了,黑黑的木板墙,上面住了不少虫子。门前的石板路沾上了青苔,光滑了面子。只有老李精神抖擞的样子,坐在房前的凳子上,看着对门的村,偶尔喝一口茶,时间从他身边滑过,滑过一年又一年。

没有多少孩子回来看过他。有人问他,你会怪孩子们吗?他笑,不怪,不怪。孩子们长大了,过得好,就是我的福气。随后,他摘下眼镜,露出灿烂的笑容,一丝一缕的阳光正落在他的脸上,他的心上。

今年三月十六日,正是老李八十岁的生日。我和去看他,沿着泛黑的石板路,我脚步轻轻,生怕惊扰了老人,惊扰了岁月。此时的他躺在床上,静静地望着窗外,仿佛正经历着一路走来的花开花落,潮来潮去。旁边的凳子上有一杯茶,没有了起初泡上时的腾腾热气,就像他人一样,静静地呆着,一动不动。唯独,岁月不老。



醉美九龙川

杨维军

九龙川位于宁县东北早胜、春荣两源间,因发源于子午岭龙池一带茂林密草中的九龙河而得名。九龙河缓缓向西流,在县城汇入马莲河,流经56公里。传说先周豳国的公刘、庆节、皇仆、差弗、毁隰、公非、高圉、亚圉、组绌9位王葬于此,因此曾叫九陵水。

“九龙春晓真堪赏”。早春二月,瑟瑟春风吹红了孩子的笑脸,吹响了河田里的溪流,吹绿了刚睡醒的麦田。三春时节,村野杨柳吐翠,麦苗油菜泛青,桃、杏、李、梨等绽蕾怒放,漫若云霞。站在山顶远远的望去,隐于自然的房屋瓦舍,看不尽的姹紫嫣红,满川道盛开的桃花尤为壮观。宋代任湘乐知县的张舜民曾诗云:“满目一片胭脂色,烟霞静处升彩虹;一年一度桃花会,游客如织赏娇容。”这里的人靠山而居,窑洞、房舍、院落散落在河道、公路两侧。麦田在相距不远的南北两山照应下,悄悄的换上了春装。田地里一度满是辛勤劳作的农民,1.5万多亩台地有九龙河的灌溉,不怕缺雨干旱。前些年,设施农业也因为有水铺天盖地发展了起来。远远望去,白茫茫的一片,一道道白色点缀在大小不等的麦田,映衬着泥土、果木的色泽,整齐、有序、充实,满满承载着庄户人的希望。

夏天里,被沿途林草过滤得清亮似玉的河水,清澈的可以看见水底的泥鳅,正如这里人的心灵一般,透彻、清澈、美好。清晨,明净阳光朗照,放眼远视村

野,远晖悦目,澄澈静谧。一过晌午,河畔便成了男女老少休憩、洗衣、玩耍的乐园,小的时候我们就一直泡在河里戏水。晚上,四处渐渐褪去了白天留下的燥热,股股凉风从河道吹向脸庞,吹走了一天的疲劳,夜静悄悄的,到处是蛙声一片,给这夜色增添了不一样的色彩。儿时这里没有车鸣,没有路灯,少有狗吠,也没有现在的广场舞,昏黄的灯光下蛾子等飞来飞去。除了自然界里发出的声响,一切都是那么自然、清幽、祥和。现在回想起来,还有一种心灵的享受、灵魂的静养和初心的提醒。

秋末冬初,天高云淡,景色最为宜人,美不胜收。广袤沟梁、川道、河畔五彩斑斓,鸟鸣林中,花香林脚。红叶李、红叶海棠、大小叶白蜡、金叶榆、火炬、金叶复叶槭等各种树木叶子,不断转换色泽,淡红、粉红、深红、淡黄、浅黄、橙黄、金黄等此起彼伏,红的艳如火,白的洁如雪,黑的墨如玉,黄的灿如金。山上、路边、沟畔、房前屋后的花草,也不甘示弱,异彩纷呈。受大自然的恩赐,从5月吃杏开始,到深秋敲核桃,这里北方有的水果一个不缺,且每一个都品质鲜美。其中,最出名的是黄甘桃和晋枣。九龙川的黄甘桃,外黄内红,肉核分离,汁甘、味美,为这一地域所特有。据传说是西王母应周穆王邀请,东游大周时带来的蟠桃果核种植而来。在隋、唐、宋时代,就为朝廷贡

琢磨事与琢磨人

程应峰

治玉为琢,治石为磨。所谓“琢磨”,就是雕刻和打磨。

《荀子·大略》有云:“人之于文学也,犹玉之于琢磨也。”好的文字,往往是反复琢磨出来的。同样,出类拔萃的人生,也常常是为多姿多彩的生活修炼、琢磨出来的。被生活琢磨过而脱落出来的人,会拥有不同凡俗的精气神。

韩愈说:行成于思,毁于随。意思是成功需要不断地思考和琢磨,不仅仅是把前人的知识装进脑子里,更重要的是善于反自质疑,凡事必问一个为什么?意大利物理学家伽利略,推翻了亚里士多德关于“物体降落的速度与它的重量成正比”的观点,提出了“自由落体定律”,这就是不迷信、善质疑、用心琢磨的结果。一个善于琢磨的人,为了做好要做的事,会自觉地将良好的习惯转化为个人的需要和准则,并用来自我支配自己的行动,从而融入到创造性的工作之中。

光有琢磨之心是不够的,还得看有什么样的心灵走向。有一种人,只琢磨事,不琢磨人;有一种人,光琢磨人,不琢磨事。

有这样一个故事:两个职场新人同时进入公司,都做着销售工作。一个言语不多,从走上工作岗位之日起,便极尽所能收集资料,和客户电话沟通,和同事交流销售经验。另一个呢,则显得八面玲珑,不是夸女同事衣服好看,就是与男同事磨叽闲聊,更不忘抽时间陪部门经理吃喝玩乐,看似颇有人缘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前者业绩飙升,后者成绩平平。一年后,一个担当重任,一个原地踏步。人事部经理因之感概说:“职场新人的首要任务是充实自己,干好工作,做出成绩,而不是将太多精力花在附和领导身上。需要的是多琢磨事,少琢磨人。”

君子做事,小人做人。所谓“小人做人”,是指这类人善于把主要精力放在琢磨人上面。谁有什么背景,谁有什么喜好,谁会有升迁喜事等等,他张口就来。在此基础上,他有目的、有选择地溜须拍马,投靠依傍。这样的人,不脚踏实地、专心致志地工作,总想着投机取巧,走“终南捷径”。这些琢磨人的人,在琢磨事的人的眼里,往往被认定为心术不正之徒,而敬而远之。

很多时候,亲情和爱也需要琢磨。它们不只适合藏在心里,更需要适时的表达。如何表达,就需要多花点心思去琢磨。家人上班前几声温柔的叮咛,下班回家一个开门的动作,就足以增加爱的浓度。

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,站在对方的角度反观自己,就更容易看出自己的短板,从而扬长避短,作出有效的回应。世上只有想不通的人,没有走不通的路。遇事善于琢磨,往往能在前进的道路上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脚步,从而取得步步领先的成效。

正派善良的人,琢磨事;心术不正的人,琢磨人。琢磨事的人,是明智的人;琢磨人的人,看似事半功倍,实则事倍功半,一不细心,就会断送了本当明媚美好的前程。



《山水人家》

汤青摄

林语堂和《红楼梦》

王吴军

林语堂是自诩为“两脚踏中西文化,一心评宇宙文章”的学者和作家,他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比较文学硕士和德国莱比锡大学的语言学博士,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极为少见的双语作家。林语堂对西方文化的洞悉和稔熟自不待言,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,他也是颖异超华。但是,在中国古典小说里,最让林语堂倾心折服、进而上升为一种强烈的生命情结和重要的文学资源的,却是一部《红楼梦》。自从1916年在清华园任英文教员时认真研读《红楼梦》开始,《红楼梦》便成了林语堂常读常新的一部书。正是这种持续读《红楼梦》的经历,使林语堂不仅获得了语言和文化的营养,而且丰富了他的写作灵感。后来,林语堂写的《中国人的家族理想》《论泥做的男人》《家庭和婚姻》《小说》等散文和随笔,都和《红楼梦》有关。

随着林语堂对《红楼梦》的情感越来越深,他萌生了将《红楼梦》译为英文的想法,然而,他又担心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会影响西方读者对《红楼梦》的兴趣和理解,所以,他决定直接用英语创作一部《红楼梦》式的现代小说,于是,林语堂便有了完成于1938年至1939年旅美期间的《京华烟云》。《京华烟云》是林语堂自觉借鉴甚至是直接参照《红楼梦》写成的长篇小说。关于《京华烟云》和《红楼梦》的联系,林语堂在《给胡达夫的信》中写道:“重要人物有八九十,丫头亦十来个。大约以红楼拟之,木兰似湘云,莫愁似宝钗,红玉似黛玉,桂姐似凤姐而无其辛辣,迪人似薛蟠,珊瑚似李纨,宝芬似宝琴,雪蕊似鸳鸯,紫薇似紫鹃,暗香似香菱,喜儿似傻大姐,李姨妈似赵姨娘,阿

品。川里的桃花会已有上千年历史。现在的百亩黄甘桃种植基地,也是一挂果就有买主盯着。最好的晋枣狗头形,个大,呈紫红色,皮薄肉厚、味甘甜,早在西周就是进献朝廷的贡品。川道、梁卯、沟畔现在在大小晋枣树上百万颗,年产晋枣100多吨。这里普遍生长的10多种水果,很远以来就是农户的摇钱袋和维生素。

远在6000多年前,九龙川就有人类生息繁衍。九龙河畔的春荣乡徐家村发现的董庄仰韶文化遗址,以半坡类型为主,出土了大量的陶器,其中一位女性墓主的随葬品达12件之多,出土的炭化粟粒是陇东地区发现的迄今最早的谷物。新宁镇龙一村柳光组洼古文化遗址出土的灰坑、夹砂绳纹灰陶鬲残片等,表明西周时期这里就形成了村落。上世纪90年代,春荣乡徐家村杨圪台组先后出土的高约90公分的完整大小灰陶罐、鬲等,品相精美,表明九龙川极有可能就葬有传说中的王。

九龙川有座兴隆寺,位于九龙河中游北岸。寺南山巅,有驰名陕甘的“一柏一座庙”“三石一面锅”,有庙山之称,山川形胜。古庙独柏,历时千秋。寺前有九龙池,面积百余亩,相传唐代水淹瓷州的九龙就出于此池,一条龙狄仁杰斩杀时八纵而逃,故名八纵坡。兴隆寺内原有桃花娘娘,至圣先师孔子,金斗魁星,文王姬昌、关圣帝君、四海龙王、八蜡蝗、三霄娘娘、诸葛武侯、昭烈皇帝等塑像20余尊,大钟小磬、金匾石碑若干。据寺内碑石考证,该寺始建于五代初期,距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。曾经明代万历4年、清代乾隆17年多次重修。现有的庙殿、塑像、戏楼多为上世纪80年代起陆续新建或重建。农历3月22日,为兴隆寺桃花娘娘的正日。每年此日,附近村组约定俗成举办庙会,祭神时群贤毕至,少长咸集,融入自然,旅游赏景,放飞心情。2020年12月,千年未见的银西高铁建成从寺庙前低洼处,穿八纵坡而过,为古老山川注入了现代文明和活力。

如今,仰仗着脱贫攻坚、生态修复、甜永高速、银西高铁宁吉站等项目的实施,之前困扰这里人们的行路、吃水、种田、挣钱、用电、用网等难心事,都已经成了过往。昔日的空壳村、天价彩礼村,蝶变成“可安放乡愁”的示范村和“春有花、夏有荫、秋有果、冬有青”的旅游村。城里人享有的路、电、水、暖、网、绿化、美化等设施,也进入寻常百姓家。幼儿园、小学、卫生所、百货超市、饭馆、农家乐以及白墙红瓦四合院、崖庄院、砖瓦房、小别墅等错落有致,到处绿树环绕,青沟绿梁横斜,莫不如诗似画,成了让人向往的美好家园。

多少次费事走出去,多少次连夜跑回来;生于斯长于斯,有永远走不出的牵挂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之前是父母一有时间就闹腾着回家,现在自己也开始梦里几多回家,就连办公桌也朝东放着。

是见仁见智,纷争不断的。林语堂先是写出了6万多字的《平心论高鹗》,发表在台湾“中央研究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9本,然后又写了《论晴雯的头发》《再论晴雯的头发》《说高鹗手定的〈红楼梦〉稿》和《论大闹红楼》等一系列文章。发表在台湾报刊的特约专栏。林语堂在《平心论高鹗》等文中所强调的是《红楼梦》后四十回不可能是高鹗所续,而是在曹雪芹残稿的基础上修补而成的,高鹗的功劳和成就不在曹雪芹之下。林语堂论《红楼梦》后四十回的真伪问题,引来了众多的质疑与反驳,不过,林语堂在研究《红楼梦》的过程中表现出的小说家特有的对艺术感觉和创作经验的注重,以及企图将这一切融入文学考证用于解决作者问题的努力,为《红楼梦》的研究拓宽了思路。不管怎么说,林语堂对《红楼梦》的兴趣有增无减,他在台湾发表演讲、接受采访,《红楼梦》常常都是必定要说的的重要内容。这种对《红楼梦》的迷醉似乎一直延续到林语堂的晚年。从林语堂的次女林太乙提供的资料看,在林语堂逝世的1976年,台湾的华文书店仍然有林语堂的中文著作《〈红楼梦〉人名索引》出版。

林语堂曾说说:“欲探测一个中国人的脾气,其最容易的方法,莫过于问他喜欢林黛玉还是薛宝钗。假如他喜欢黛玉,那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;假如他赞成宝钗,那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。有的喜欢晴雯,那他也是未来的大作家;有的喜欢史湘云,他应该同样爱好李白的诗。”说起中国人的脾气,林语堂竟然拿《红楼梦》中的人物作比,由此可见他对《红楼梦》的痴迷。

